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三十二)

Occasional Paper No.32

兩《唐書·后妃傳》輯補

A COMPLEMENTARY STUDY ON
BIOGRAPHIES OF EMPRESSES AND
IMPERIAL CONCUBINES IN THE TWO
BOOK OF THE TANG DYNASTY

陳麗萍 著

By Chen Liping



饒宗頤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三十二)

Occasional Paper No.32

兩《唐書·后妃傳》輯補

A COMPLEMENTARY STUDY ON BIOGRAPHIES OF EMPRESSES AND IMPERIAL CONCUBINES IN THE TWO *BOOK OF THE TANG DYNASTY*

陳麗萍 著

By Chen Liping



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本文已通過專家匿名評審

This paper has passed peer blind review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三十二)

兩《唐書·后妃傳》輯補

陳麗萍 著

© 陳麗萍 2012

出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香港大學大學道2號2樓；電話：2241 5598)

印刷：藝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祥利街7號萬峰工業大廈3樓C室)

版權所有，本刊物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2012年10月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HKU
Occasional Paper No. 32

**A Complementary Study on Biographies of Empresses and Imperial Concubines
in the Two *Book of the Tang Dynasty***

By Chen Liping

© Chen Liping 2012

Published by: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F, No.2 University Drive, Hong Kong; Tel: 2241 5598)

Printed by:
Standartprint Co. Ltd
(Flat C, 3/F, Man Foong Industrial Building, 7 Cheung Lee Street, Chaiwan, Hong Kong)

October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the author.

ISBN 978-988-16363-2-4
Printed in Hong Kong

內容提要

本文以兩《唐書·后妃傳》為基礎，以唐代諸帝為綱，按帝系順序，每帝后妃以品階高低為序羅列出相關考證結論。兩《唐書》入傳之后妃，本文主要補〈后妃傳〉所缺內容及校讀其記事錯漏之處；兩《唐書》無傳之后妃，本文則盡量復原其生平、子女及家族背景等。對〈后妃傳〉中涉及的后妃名號、品階、冊封、晉級、追贈、諡號、葬儀、陵號、入廟等制度也有相應的解釋說明。本文也將追封皇帝（分追封先祖和追封太子親王兩種情況）之皇后作為完整的體系分節敘述。本文充分利用各種新材料和比對不同史料間的異同，不僅充實了兩《唐書·后妃傳》的內容，也糾正了其中的一些錯訛，而相關概述不僅輻射到了唐代皇族的婚姻圈，也為唐代的后妃制度和皇族婚姻史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文獻基礎。

Abstract

The thesis, based on the two *Book of the Tang Dynasty*, is arranged with the emperors of the Tang Dynasty as the outline and their empresses and imperial concubines as a category. The sequence of emperors is arranged in order of time, while the empresses and imperial concubines are narrated in order of their ranks. For those empresses and

imperial concubines who had been included in the two *Book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author tries to supplement their records; for those empresses and imperial concubines who had not been included in the two books, the author spares no efforts in bringing detailed biographies to them. The author also makes simple and explicit explanation to the system of empress and imperial concubine's titles, ranks, posthumous titles, mausoleum titles, conferring titles, promoting ranks, conferring posthumous titles, funeral ceremonies and presenting in the ancestral temple, etc. Since some systems relating to conferring posthumous titles of emperor and empress were also integrated into the system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thesis will distinguish empresses of those who had been conferred the title of emperor posthumously (including two categories: the ancestors, crown princes and princes) into two complete systems and narrate them in two sections. The article,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epigraph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and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existing in var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not only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Biographies of Empresses and Imperial Concubines in the Two Book of the Tang Dynasty*, but also correct errors in these two Books. And the brief account has not only covered the entire wedlock stratum, but also laid a literatur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empress and imperial concubine system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days ahead.

目 錄

第一節	前言	4
第二節	追封先祖皇后	9
第三節	兩《唐書·后妃傳》輯補	13
第四節	追封太子親王皇后	152
第五節	結語	159

第一節 前言

正史為后妃單獨立傳，始見於《史記·呂太后本紀》，¹但鑒於呂后的特殊身份，司馬遷將其事蹟列入本紀，而又別作〈外戚世家〉，²將漢高祖至武帝期間的后妃、公主、外戚等綜合為一卷，可視作後世正史〈后妃傳〉的雛形。後世史家大致沿襲《史記》之思路，歷代正史中皆有諸帝皇后及重要嬪妃的集體傳記，漸別有〈外戚傳〉並行，逐漸固定為正史編纂的傳統之一，兩《唐書》沿襲。

兩《唐書》各有〈后妃傳〉兩卷，³書寫模式大致相同：篇首簡述唐代后妃名號、品階制度的設置與變遷，後擇諸帝皇后及重要嬪妃或宮官約四十人入傳。除了一些表述和排列次序的細微不同，兩書有兩大不同點：一、舊書穆宗宣懿皇后、武宗王賢妃、宣宗元昭皇后以及懿宗惠安皇后皆僅列名號，其事闕載；新書皆補之，並加懿宗恭憲皇后、郭淑妃傳。⁴二、針對武則天

¹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卷9（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95-412頁。

² 《史記》卷49，第1967-1986頁。

³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51-52（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下正文中簡稱舊書，注文中簡稱《舊》），第2161-2205頁；〔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76-77（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下正文中簡稱新書，注文中簡稱《新》），第3467-3512頁。本文凡涉及兩《唐書·后妃傳》的內容引文一般不單獨出注。

⁴ 《新》卷77，第3507、3509-3511頁。

的帝后雙重身份，兩書皆有〈則天皇后本紀〉，⁵ 但新書又別作〈則天皇后傳〉，記事多與本紀相補。從以上兩點來看，新書〈后妃傳〉在內容的充實度上要優於舊書。

當然，除了〈后妃傳〉，兩《唐書》諸帝紀、外戚傳、諸帝子傳、《新唐書·諸帝公主傳》乃至其他零星人物傳記中也彙集了諸帝后妃的一些信息。分析匯總這些信息，可將已知唐代后妃的規模有所「擴充」，也為確切瞭解唐代諸帝的婚姻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參考。但因這些信息過於零散，想借此全面瞭解唐代的后妃制度顯然是不夠的。

其實，作為內官制度的后妃制度，其內容體系涉及極廣，主要包括后妃名號、品階、執掌、服章、車輅、鹵簿、納取、冊封、晉封、朝賀、追贈、給諡、葬儀、入廟等諸方面。而兩《唐書·后妃傳》的開篇只涉及了名號和品階制度，此外，需依賴舊書的〈音樂志〉與〈禮儀志〉（新書〈禮樂志〉）、〈職官志〉（新書〈百官志〉）、〈輿服志〉（新書〈車服志〉）、新書〈儀衛志〉，以及《大唐開元禮》⁶、《唐六典》⁷、

⁵ 《舊》卷6，第115-134頁；《新》卷4，第81-105頁。又據牛繼清研究，兩《唐書·則天皇后本紀》中，《舊》僅有六十例史事系日，《新》多達三百七十八例，這一點上《新》仍要優於《舊》（牛繼清：〈《舊唐書·則天皇后紀》紀事評議〉，《乾陵文化研究》（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61頁）。

⁶ 〔唐〕蕭嵩等撰：《大唐開元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⁷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通典》⁸、《唐會要》⁹等典籍綜合起來，才能大致勾勒出唐代后妃制度的基本體系和內容。

目前筆者可以做到的是，針對兩《唐書·后妃傳》為篇幅所限、入傳后妃僅四十餘人的不足，利用現有各種材料尤其是新出土碑刻材料，對〈后妃傳〉作一些補證工作，一方面可「擴充」唐代后妃的群體規模，另一方面可勘正原書的一些脫漏錯謬，在此基礎上推進唐代后妃制度和皇族婚姻史的深入研究。為此，本文即以兩《唐書·后妃傳》為基礎，在原書模式下增補諸帝后妃事蹟，而在敘述中涉及到的后妃名號、品階、執掌、納取、冊封、晉封、朝賀、追贈、給諡、葬儀、入廟等制度也盡量追根朔源並作相應的交代。

此外，唐代開國之初至高宗時期，追封了四位先祖皇帝，按帝系順序先後為獻祖、懿祖、太祖和世祖（按時間順序卻為太祖、世祖追封在前），諸夫人相應成為追封皇后；在唐朝立國後的二百餘年間，還有一些特殊政治環境下出現的太子親王追封皇帝，分別為孝敬皇帝、殤皇帝、讓皇帝、奉天皇帝和承天皇帝，結合他們的廟號或諡號，同樣有追封皇后的問題。這類皇后的給諡、建陵、入廟等都或多或少地納入了唐代帝后的相關制度中，故將追封皇后作為唐代后妃群體的一部分進行

⁸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⁹ 〔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下注文中簡稱《會》）。

梳理介紹。而針對追封皇帝的兩種不同情形，分為追封先祖皇后與追封太子親王皇后兩節。

本文的撰寫格式，以兩《唐書·后妃傳》為基礎，即以唐代諸帝為綱，諸帝后妃為目，條目下以皇后（無皇后以嬪妃品階最高者）為始，依次按諸妃品階高低逐條排列。

兩《唐書》入傳后妃，僅在引言中列出該后妃入傳，正文中一般不再重複〈傳〉中所載事蹟，而以補〈傳〉之漏載或糾正錯訛為主；兩《唐書》無傳之后妃，以作者所知材料之多寡為限，盡力為其補作傳記，唯因此詳略不一。

每條所列之后妃的名號，一般以其最終所得為準，然後依次在其名號後的括號內（若為太妃者則先註太妃名號）註出其諡號與陵號，以達到醒目提示之作用。

若考訂出幾個名號或稱謂所指為同一人，則以「＝」連接各名號或稱謂；若考訂尚不確切，則在「＝」後加「？」存疑。

后妃名下之按語，以筆者的考證或所涉及的背景不同而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內容包括對后妃本身事蹟及家族背景、子女婚姻狀況等所作的勘正補充，對該后妃的事蹟所折射出的各種制度變動的概述等等，以此盡量展現唐代皇族婚制的概貌和后妃制度的沿革變遷。若后妃所生子為帝者，其婚姻及子女狀況一般不在此后妃名下

介紹。

唐二十帝中，因哀帝婚姻狀況不明，暫缺其后妃事蹟；同樣，鑒於武則天帝后雙重身份的特殊性及本文的文題，武則天的事蹟主要是其為后妃時的經歷。

兩《唐書·后妃傳》雖為宋若昭五姊妹為代表的宮官立傳，但在唐代的後宮格局中，內官、宮官體系儼然分開，為了不使二者混淆，本文不為宮官立傳。¹⁰

¹⁰ 唐代宮官群體的研究可參見潘泰泉：〈唐代的女官〉，朱雷主編：《唐代的歷史與社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57-567頁；趙雨樂：〈唐前期宮官與宦官的權力消長〉，《從宮廷到戰場——中國中古與近世諸考察》（香港：中華書局，2007年），第1-35頁。

第二節 追封先祖皇后

唐高祖和高宗皆追封先祖為帝，按帝系順序依次為獻祖、懿祖、太祖和世祖，（按追封時間卻是太祖、世祖在前），其夫人即諸帝生母相應成為追封先祖皇后。

一、太祖、世祖皇后

武德元年（618）六月己卯，高祖追尊祖李虎為景皇帝，廟號太祖；父李昀為元皇帝，廟號世祖。相應地，追尊祖妣梁氏為景烈皇后，妣獨孤氏為元貞皇后。¹¹

武德六年（623）四月己未，高祖祭元皇帝、元貞皇后於通義宮舊寢。天寶八載（749），玄宗令自今已後，太祖、景烈皇后，世祖、元貞皇后「忌日，京城三日行道」。¹²

太祖八子，景烈皇后為世祖生母；世祖四子，元貞

¹¹ 《新》卷1，第7頁；〔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卷185（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下正文、注文中皆簡稱《通鑑》），第5794頁；《通典》卷72，第1972頁；《會》卷1、卷3，第1、25頁。景烈皇后的追封時間，《會》作「咸亨五年（674）」，不取。

¹² 〈天寶八載冊尊號敕〉、〈綈袷不廢常享詔〉，見〔宋〕宋敏求編，洪丕謨、張伯元、沈敖大點校：《唐大詔令集》卷9、卷75（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年。下注文中簡稱《詔》），第49-50、385頁；《新》卷1，第16頁。

皇后為高祖及蜀王湛生母。¹³

北周名臣獨孤信第四女乃元貞皇后，其家「三代皆為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元貞皇后「素有羸疾」又「性素嚴」，諸子媳「皆稱疾而退」，只有高祖太穆皇后「晝夜扶持」。¹⁴

按：

1. 景烈、元貞皇后是唐代最早的追封先祖皇后，其諡號為從夫雙字諡。¹⁵
2. 太祖與世祖墓分號永康、興寧陵，¹⁶ 但不詳景烈、元貞皇后的葬地。
3. 太祖女信都郡公主降張曷，子辨妻（隋文帝甥）竇氏；孫琮封南安懿公，妻太宗文德皇后姊長孫氏。世祖（與元貞皇后）女同安公主降

¹³ 〈唐故洪州高安縣令李府君墓誌銘並序〉，《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舊》卷60，第2339-2357頁；《新》卷78，第3513-3536頁。

¹⁴ 〈周故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河內侯公墓誌〉，見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80頁；〔唐〕李延壽撰：《北史》卷14、卷61（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28、532、2170頁；〔唐〕令狐德棻撰：《周書》卷9、卷16（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143、267頁；〔唐〕魏徵等撰：《隋書》卷36、卷79（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108、1789頁。

¹⁵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十九「帝號標后諡」條（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405-406頁；汪受寬：《諡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3頁。

¹⁶ 永康陵位於三原縣西北十八里豐原萬壽兩鄉大澹邨，興寧陵位於咸陽縣東三十五里五雲鄉周里。《新》卷27，第962頁；《會》卷1，第1-2頁；〔宋〕宋敏求撰：《長安志》卷20、卷13（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下注文中簡稱《長》），第278、183頁。

王裕，從孫女為高宗王皇后。¹⁷

4. 元貞皇后長姊北周明敬皇后（生母郭氏）、七妹隋文獻皇后（生母崔氏），兄弟獨孤羅、善、穆、藏、順、陁（妻楊氏為楊素異母妹）、宗、整，以及侄纂、開遠等皆有傳。元貞皇后侄懷恩，幼時養於隋宮中，曾感歎「我家豈獨女子富貴耶」。¹⁸ 本族後人獨孤□道妻（玄宗王皇后姑）太原郡夫人王氏；獨孤諡尚太宗女安康公主；獨孤禮女為玄宗子穎王妃。¹⁹

二、獻祖、懿祖皇后

武德元年六月己卯，高祖追尊高祖李熙為宣簡公，

¹⁷ 〈南安懿公碑〉，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145（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下注文中簡稱《文》），第1466-1468頁；《舊》卷51，第2169頁；《新》卷83，第3641-3642頁。

¹⁸ 〈周大都督武平公金州刺史獨孤使君墓誌〉、〈大隋故使持節大將軍涼州總管諸軍事涼州刺史趙國獨孤德公墓誌銘〉，見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95-296、474-475頁；《北史》卷61，第2167-2173頁；《周書》卷16，第261-268頁；《隋書》卷79，第1789-1791頁；《舊》卷183，第4722-4723頁；《新》卷206，第5834-5835頁；《通鑑》卷188，第5877-5878頁；《長》卷8、卷10，第111、131頁。宋德熹：〈試論唐代前期的代北外戚家族：以獨孤氏、竇氏及長孫氏為例〉，《唐史識小：社會與文化的探索》（臺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第89-133頁。

¹⁹ 〈□□□□威衛長史獨孤府君墓誌銘並序〉，《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冊穎王獨孤妃文〉，《詔》第168頁；陳財經、楊之昉：〈咸陽新出土唐獨孤大惠與獨孤挺墓誌考略〉，《碑林集刊》（十五）（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39-140頁；《新》卷83，第3647、3659頁。

曾祖李天賜為懿王。咸亨五年八月壬辰，高宗追尊宣簡公為宣皇帝，廟號獻祖；懿王為光皇帝，廟號懿祖。相應地，追尊祖妣張氏為宣獻[莊]皇后、賈氏為光懿皇后。²⁰

天寶八載，玄宗令自今已後，獻祖、宣莊皇后與懿祖、光懿皇后「忌日，宜令京城一日設齋」。²¹

按：

1. 獻祖和懿祖的輩分雖高於太祖和世祖，但因晚於他們追封，張、賈皇后的諡號也要晚於景烈、元貞皇后所得。
2. 史書記獻祖建初陵與懿祖啟運陵的所在，²²但未提及宣獻、光懿皇后的葬地。
3. 張皇后之諡號，唯《唐會要》一處（卷3）作「宣獻」，其他各書皆作「宣莊」。²³按同時追封賈皇后「光懿」之諡為夫諡與廟號各取一字，張后當諡以「宣獻」，故「宣莊」之諡的背景待考。

²⁰ 《舊》卷5，第99頁；《新》卷1、卷3，第7、71頁；《通鑑》卷185、卷202，第5794、6372頁；《通典》卷72，第1972頁；《會》卷1、卷3，第1、25頁。

²¹ 《詔》卷9、卷75，第49、385頁。

²² 建初陵與啟運陵皆在河北趙州昭慶縣界。《會》卷1，第1頁。

²³ 《詔》卷9、卷75；《唐六典》卷4（第126頁）；《舊》卷26（第983頁）；《新》卷3、卷12（第323頁）；《通鑑》卷202；《會》卷16（第389頁）等。

第三節 兩《唐書·后妃傳》輯補

一、高祖后妃

高祖有二十二子、十九女。其中諸子、一女生母姓氏存。高祖后妃兩《唐書》入傳者為太穆寶皇后。

（一）、寶皇后（太穆順聖）（獻陵）

長子（隱）太子建成、次子太宗、三子衛王玄霸、四子齊王元吉，平陽公主生母。²⁴

長安宣陽坊有太穆皇后舊宅，隋開皇五年（585）立為淨域寺；街南門為寶毅舊宅，後亦施於淨域寺。貞觀五年（631），太宗在武功慶善宮西為母立慈德寺；八年（634），在長安修德坊內為母立弘福寺。太宗還曾以絹二百匹為太穆皇后追福。²⁵

太穆皇后初葬壽安陵，貞觀九年（635）十月庚寅祔獻陵。十三年（639）正月乙巳，太宗朝謁獻陵，於

²⁴ 《舊》卷2、卷58、卷64，第21，2314-2316，2413、2418-2419、2422-2423頁；《新》卷2、卷79、卷83、卷90，第23、3539、3544、3642、3774頁。開皇九年（589）生長子建成。開皇十八年（598）十二月生次子太宗。仁壽三年（603）生四子元吉。

²⁵ 〈為太穆皇后追福手疏〉，《文》卷10，第129頁；《會》卷48，第990、995頁；《長》卷8、卷9、卷10，第99、119、127頁。

寢宮、神座前閱視高祖、太穆皇后服御之物。²⁶

按：

1. 太穆皇后的諡號歷經數次增改：隋義寧元年（617），高祖封唐王，竇氏追封唐國妃，諡「穆」；武德元年，追贈「穆皇后」。貞觀九年，高祖諡「太武」，竇后諡「太穆」。咸亨五年，高祖改諡「神堯」，竇后改諡「太穆神」。天寶八載，高祖加諡「神堯大聖」，竇后加諡「太穆順聖」。從太穆皇后始，唐代皇后的給諡大致經歷了單字諡、從夫雙字諡、自身雙字諡的過程，玄宗天寶八載專為太穆至昭成六位皇后加諡「順聖」，²⁷此後的唐代皇后就只有本諡而無加諡或改諡。
2. 太穆皇后所出竇家，在唐代「再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為比」。其中尚主者可考有：竇誕、竇奉節分尚高祖女襄陽、房陵公主，竇達、竇懷哲分尚太宗女遂安、蘭

²⁶ 〈太穆皇后哀冊文〉，《文》卷143，第1453頁；《舊》卷25，第972-973頁；《新》卷14，第362頁；《通鑑》卷194，第6116頁；《通典》卷52，第1449頁；《會》卷20，第464頁。

²⁷ 〈上聖祖及諸帝后尊號推恩制〉，《文》卷25，第288頁；《舊》卷1、卷5、卷9，第7、99、223頁；《新》卷1，卷76，第5、7、3490頁；《通鑑》卷185、卷194、卷202，第5794、6116、6372頁；《會》卷3，第25-29頁。